

全亚洲最酷的作家

西村寿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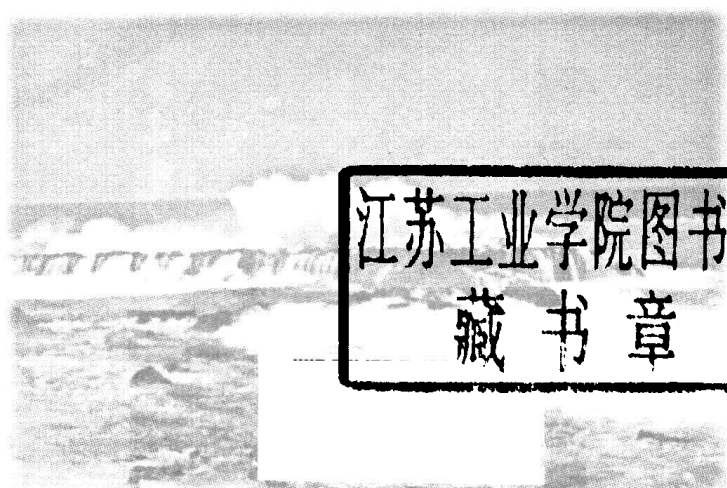
暴力系列  
国内珍藏版

肮脏的海峡



西村寿行暴力系列

# 肮脏的海峡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青海人民出版社

## 肮脏的海峡

【日】西村寿行 著

---

青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八一印刷厂印刷

---

开本：850×1168 32开 9.75印张 220千字

1998年11月第1版 1998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

ISBN 7-225-01010-2/I·210

定价：18.80元

# 寻觅血腥中的真情

——写在“西村寿行暴力系列”的前面

我们可以说不出西村寿行这个名字，但我们绝对忘不了杜丘冬人、远波真由美这两个形像，以及那一部火爆神州的大《追捕》。

《追捕》的功德在于推出了高仓健，因为高仓健的凸现，使得中国的痴情少女不再迷恋白面书生，给“男子汉”的定义作了一次革命式的重新诠释。男人们也由此感到了悲哀与危机，开始注重重塑深沉与阳刚。

这就是日本著名作家西村寿行在中国读者面前的早期“亮相”。《追捕》一片就是根据他的长篇小说改编拍摄的力作。从“杜丘现象”在中国的影响来说，可以说因西村寿行的介入，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观念并不过份。

西村寿行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坛的影响是不可小觑的。比

## 出版前言

起渡边淳一、森村诚一来说，就中国读者的理解，应该是老资格的。他在文坛的地位不仅仅指他的多产、畅销、创作时间长，就其读者群的长盛不衰和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来说，几乎可以说就是一个奇迹。在日本，西村寿行的知名度绝不亚于金庸之于香港及内地。而目前市面对其作品的推介似乎还停留在较低档次、零零星星的翻译出版，很难满足读者的阅读欲望及对西村寿行作品的整体了解。离“西村热”更欠火候。我们编辑出版这套“西村寿行暴力系列”丛书，就意在较系统地精选西村寿行精心营构的经典推给读者。

战后的日本，陷入了一个较为矛盾的民族的心态之中，一方面，战争的罪过使他们反思与负疚，同时也给自己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痛，而同时他们自认为大和民族是人类最优秀的民族，尤其是战后抓住机遇实现了经济的腾飞，这种心态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而这种民族心结首当其次的则是情感丰富的作家、艺术家，所以，战后至今的日本文学，仍流行着反战的主流。自译介至中国的文学作品看，他们普遍侧重于人类心灵世界的情与欲的渲泄，对人性返朴归真的渴望。譬如眼下走红的渡边淳一就是很典型的例子。以森村诚一为代表的推理小说也开始在文学领域推波助澜，与之呼应的是西村寿行，他另辟新径，独钟于凶杀、恐怖、暴力、情仇的描绘，所以曾一度在人

## 出版前言

们心目形成了这样一种印象——“西村寿行=暴力+恐怖”。

其实，这是对西村寿行的一种误解。他的创作似乎吸取了日本现代主流和流行文学的长处。又溶入了自己的特色，使之形成独特的“西村风格”。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西村寿行及他的创作，暴力、凶杀、恐怖、情仇只是他所有作品的一个外壳，也就是说是一种形式，而凝结于这个近于怪异外壳里的至真至诚的情性才是他创作的所有真实。在西村的眼中，人是有弱点的，这表现在羸弱可又残忍。自私、贪欲使人的本性为之扭曲，尤其是在物欲代表世界主流的当今世界，在繁华都市中人性的失落里，用一种独特的视角观之，无不充斥了冷酷与无情，甚至血腥和残酷。而他的作品意图，在揭露都市人在物欲、权力、金钱、贪婪等欲望与利益驱动下的扭曲及分化中，寻找一种符合人类发展的真情支点，在西村看来，只有暴力压迫下迸发出的人性光辉才更光彩照人，才是真正的人性，才有可能撕去一切伪装和假面具。而在这种血腥压迫下，人性的爆发，弥足珍贵。

譬如《燃烧吧！仇恨》中片仓与山泽从明哲保身到不顾生死的与邪恶拼搏、《又见飞鸟》中刑警中乡颓废与勇猛的自我搏斗。这种真情的迸发无不来得近乎残酷，但绝对真诚。也许这就是西村之所以长盛不衰的一个秘诀吧。人类世界，

## 出版前言

不管充斥了多少邪恶，但终究能被人接受的和追求的唯一是至情至性与至爱。而西村反复回响于他整个创作中“正义战胜邪恶”的吟唱，正好符合人们的心灵追求与审美取向，因而他营造的血腥世界里的爱，几乎是震撼人心的。

对于一个成就斐然的世界级作家及作品的评价，是编者所力不能及的。但我们有责任把世界优秀的文学艺术成果向国内读者推介。西村寿行的小说好看已基本在读者中达成共识，较之渡边淳一、森村诚一毫不逊色！他的故事、情节等方面的巧妙安排更接近于中国的传统小说，所以更适合我国读者的口味，献给读者的无疑是道“文学大餐”。当然，西村作品中的泛爱主义倾向，一些偏激的复仇描写及恐怖和性爱的过度描写也许与我们的观念不一定相同，但我们相信读者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批判地加以甄别的。

编者

# 目 录

## 第一章 白蚁与老人 ..... (1)

寺院的坂上老人在白蚁侵蚀严重的寓所发现：安高恭二脸朝着天花板，已经死在小房间的水池旁边，脑袋下面淤成一片血泊，血已经凝结。

秋宗手持奥秘的“蓝色的水”出现在谋杀现场，警察局根据现场指纹和他与安高恭二之间的纠葛逮捕了他。

中冈提出异议，秋宗不是真正的犯人。

## 第二章 危险的赌注 ..... (31)

警察厅根据各方面的现象，认定秋宗就是杀害安高的凶手，对中冈的固执，上级解散侦察总部，并有意支开中冈派遣出差。

中冈仍不放弃调查，在松前口中得知：秋宗漂亮的妻子一次被暴力团的流氓当着丈夫的面污辱，



而秋宗只是像傻子一样在旁边打哆嗦，似有难言苦衷，不敢报警。

中冈决心弄清“蓝色的水”的秘密……

### 第三章 出卖灵魂的人 …………… (53)

中冈从青岛渔业合作社的快良口中了解到：那年“西国公司”大量收买土地，还要收买周围的捕鱼权。良吉和秋宗极力反对，西国公司是一个石油化工联合企业，产生的废液将会污染大海。

安高出人意料主动到西国公司那条排放废液的船上工作。

渔民们都瞧不起安高，认为他的死是遭受到自己抛弃大海的报复。

### 第四章 鱼群在燃烧 …………… (88)

鲻鱼可是一尘不染的鱼类，如今大海被污染失常了，燃烧的鱼群再也看不到了。

这时来了一位奇怪的姑娘叫濑户，她也喜欢把大海映成一片火红的鲻鱼群。

中冈见到濑户，原来她与秋宗有一段说不清的鲻鱼情事……

**第五章 大海与毒液** ..... (120)

秋宗是被鲻鱼迷住弄得半疯半傻。

秋宗大骂安高收养殖槽的章鱼全部弄死，损失了500万元。

惠美子变颜变色对中冈喊：“本来不致于把安高害死呀！根本用不着害死他……”

**第六章 死因之谜** ..... (152)

一个偶然的机，坂野小姐曾经亲眼看到安高的老婆和西国石油公司的公害科长青江一起到旅馆幽会。

濑户内海沿岸各企业的废液排放工作都有暴力团插进黑手。安高惠美子供述：安高曾说海上升腾瘴气……

是谁杀死了安高？

中冈轻轻地闭上双眼，正处在一片海雾之中。

**第七章 黑暗的集团** ..... (192)

后藤哲三有成千上万的耳目。

当松前找到铃木调查，铃木脸色铁青，非常害

怕：“前天，公司的人到这里来，对我说，如果走漏风声，就会涌出大漏子来……”

松前回到饭店，在服务台上收到一张简短的纸条：“中止调查，火速回京！”

回京路上，松前遭到歹徒袭击，差点丢命……

## 第八章 幼虫的坟地 ..... (215)

势古教授让护士给秋宗注入诚实血清，秋宗慢慢闭眼，宛如拉上了舞台的幕。

最后的测定，只有秋宗断断续续的声音：“蓝-色-的-水-害死了。”

坟上老人拆掉这两间倒霉屋子时，发现了白蚁幼虫的坟地……

## 第九章 对 质 ..... (243)

“你和青江忠则到旅馆去过吧？”

听到这句话后，惠美子的脸色突然变得苍白，但马上又满脸通红：“青江说的吗？……这人可真没情义……”

青江吸吮石油血液，然而他也因女人自己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第十章 蓝色的水的秘密** ..... (275)

中冈潜水下海，随着深度不断下降，大海突然昏暗起来，他潜入了生物灭绝的大海，这里是巨大的坟场。

青江就是把物证埋葬在这个坟场当中了。

中冈终于找到了那“蓝色的水”。

# 第一章 白蚁与老人

## 1

远处，寺院的钟声响了。

坂上老人听到钟声就起床了。他起床之后的活动很有规律，总是先用电炉煮咖啡，然后一边喝咖啡，一边翻看晨报。但仅仅翻看一下，就立刻又把报纸扔在一边儿。坂上老人认为，近来的报纸消息没有值得一读的内容。政治家、学者、文人、工会、小说家，对于这一切，他一概都不予信任。正因为不信任，所以总没有心思了解这些人们的活动。

接着，他走进小小的庭院。

庭院里，晨曦朦胧，夜色还没有收净它盘踞在自己住宅的黑暗，一群喜鹊已经忍耐不住黑夜的困扰，在邻院的老榆树上开始喧闹。

坂上老人站在庭院的一角，显得有些忧郁地打量着“光风



庄”。这座破破烂烂的、抹灰的两层楼公寓俨然象一匹长毛狮子狗似地沉睡着。坂上老人咕哝道，“哼，连条狗都不如，兴许倒像条冲到岩边的遭受风暴的破船！”白蚁的侵蚀十分严重。坂上老人心想：“从地板的棱木到柱子，肯定有相当多的地方都蛀糟了<sup>①</sup>。”

喜鹊的喧嚣声越来越大。由于这一带地处世田谷区边缘的北乌山，绿丛茂密，再加上寺院又多，所以喜鹊格外多，使人心烦。

老伴撇下他死去了。坂上老人无论对任何事情总是爱发脾气。由于白蚁的缘故，今天早晨他对喜鹊也生起气来，这些喜鹊，不啄食白蚁，一点用处也没有！

坂上老人死盯着老榆树。吓惊了的喜鹊扑棱扑棱飞走了。坂上老人感到舒了一口气，再次重新打量着“光风庄”。

他的视线停在一楼拐角处的房间上，突然疑惑起来：为什么窗帘还没打开？那里住着一个名叫安高恭二的中年单身汉。听说安高原是个渔民，所以平时总是起得很早。在坂上老人的记忆中，还从未见过直到这时还挂着窗帘。不过，这种事情随它去吧！坂上老人虽然是房东，但从来不轻易跟任何人搭话。他的信条是除了房租以外对一切都不闻不问。无论是住进来的，还是搬出去的，全都听其自便。因此，在自己的住处单盖了一个跨院。但是，坂上老人这时想起他还没把房租收据交给安高，于是他拿了收据，转向正门。

<sup>①</sup> 传统式日本房屋为木结构，柱、墙、地板及支撑地板的棱木均为木质材料，常为白蚁蛀蚀。——译者注

没人答应。

拧了拧门把手，原来房门没锁。坂上老人向里看了看。这套客房有十四平方米和七平方米两个房间。安高恭二脸朝着天花板，已经死在小房间的水池旁边。不知伤的是什么地方，脑袋下面淤成一片血泊，血已经凝结。

“别慌！”

坂上老人告诫自己。其实无需告诫，不知什么缘故，他反倒十分沉着。坂上老人对自己的镇定感到十分满意，迈步走向单盖的跨院。

“怎么样？中冈。”

老资格的侦察员德田五平刚一下巡逻车，就看到同事的身影，于是像往常一样地这么打招呼。他穿着一件衣领上沾满油垢的上衣。因为胖的缘故，脖子显得特别短。他扭动短粗的脖子，抬头看了一眼年轻、高个子的中冈知机。

“还是老样子。”

中冈也像往常一样闷声地回答。然后他抬起头来观察路旁的老榆树。那群喜鹊觉察到“光风庄”发生了谋杀案，越加喧嚣。

“好象现场鉴定已经结束了。”

德田钻过拦着的绳子，说道。

耸着肩膀站在屋里的本管警察署高田警长看到从总局赶来的德田和中冈，郑重地说道：

“很明显，这是他杀。”



“看样子很象啊！”

德田随声附和，接着蹲到尸体头部，象狗似地抽了抽鼻子。飘荡着一股苦巴旦杏的气味。这是氰酸特有的气味。被害者大约四十岁左右，从右颊到颞下有一条黑红色的瘀痕，这使死者的面孔更加凄惨可怕。

“死者名叫安高恭二，中年、男性、单身。昨晚曾有客人来访，因为有迹象表明两个人曾在旁边的大房间里一起喝过威士忌。仅发现一处指纹与死者的指纹不同，是在放了毒的威士忌的方形酒瓶瓶颈部位。”

高个子、胖墩墩、身躯魁梧的高田俯视着身材矮小的德田，向他进行解释。但是对两手插在上衣口袋里站在旁边的中冈，却只是微微瞥了一眼。

“玻璃杯和其他地方的指纹呢？”

德田走进十四平方米的房间，问道。

“擦得一干二净。不仅玻璃杯，从桌子到门把手——凡是能够设想凶手摸过的地方全都如此。但是，只是瓶颈上留有一处。这可真是疏忽大意啊！”

那声音十分庄重，俨然胸有成竹。

“这倒真是万幸。”

德田点了点短粗的头颅。

“估计死亡时间是昨晚，也就是二月十八日下午七点到九点之间。从毒剂溶解在威士忌中这一点来看，毒剂似乎不是氰酸钾，可能是氰酸。被害者正在睡觉的时候，客人来了，给他喝下溶有氰酸的威士忌。安高为了求救，爬了起来，头撞到水



池上，然后死去了。犯人擦净指纹，然后离去。不过氰酸中毒时往往会发出很大的呻吟声，可是二楼的房客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听到声响。如果说听到声响的话，那就只有隔壁的房客。可是隔壁房客虽然在本月月初订好了租约，但据说他因出差一直没有搬进来。稍微看了一下，里面空荡荡的。情况就是这样。”

高田心想，既然已经发现了凶手的指纹，那就无需总局侦察第一科的支援也能破案。而且，如果可能，他当然希望这样处理。老资格的德田已经是熟人，总还好说话。只是那位初次见面的中冈警察一直沉默不语地伫立着。不知什么缘故，高田总觉得他不够融洽，他大概刚刚二十出头，身材高大，那端正的风貌不象是警察，使人感到很不调和。

中冈毫无表情，甚至冷冷地、漫不经心地听着高田庄重的语调，不断地对室内进行观察。一个小小的碗橱、一张桌子和一只煤油炉，墙上挂着三个衣架，只有这几件十分粗俗的家具。在与隔壁相邻的墙边铺着一条薄薄的褥子。从微显紊乱的床单可以看出大约来客也曾躺在这里。似乎被害者的性格相当神经质，叠起来的被子的形状和床单的铺法都使人一看就有种说不出的死板感觉。墙上趴着一只小小的蟑螂，看上去这正显示出安高这个人的孤独。中冈思付道，说不定也许安高是个逃犯。

“见见房东吧！”

经德田催促，中冈走到屋外。

院子里，上了年纪的验尸官正在抽烟。蓝色天空中飘浮着